

# 春天， 你是被谁吵醒的

□俞亚素

这个春天，我住在学校的宿舍楼里。学校在乡下，山清水秀，鸟语花香。宿舍楼前面种着一排树，宿舍楼后面也种着一排树。开门见树，开窗也见树。与树同住，真好。

不，也不好。大约是从惊蛰那日起，每天凌晨五点，鸟儿们准时在我窗外的一棵树上唱起情歌。那歌声一声比一声悦耳，一声比一声嘹亮，竟像是争宠似的。我的心头不甜，颇苦。

想起年少时也没有哪个少年为我唱过情歌，全凭自己学了以刘德华为首的四大天王的情歌，然后自己唱给自己听。不想，如今人到中年，反被鸟儿们惦记上了。每一天同一时，它们坚持在我的窗外卖力地唱着情歌，就差怀里抱一把吉他了。哎，倘若它们再不停止这种疯狂的行为，我怕有一天也学会了鸟叫声。

那一日，我打着哈欠，揉着发涩的眼睛，甚是苦恼地问同住学校宿舍的红，早上有没有被鸟儿的情歌吵醒？

不想，红竟更苦恼地说，啥鸟儿？我可是被食堂做饭的轰鸣声吵醒的。

食堂做饭的轰鸣声，我也听得见，每天凌晨五点半响起。但，比鸟儿的歌声又晚了半小时。

红瞄了我一眼，笑着调侃道，你瞧你，多幸福，连被吵醒都那么有诗意。

这时，家住城里的芳忍不住插嘴道，我也不好呐，每天凌晨被楼上邻居的脚步声吵醒。上去沟通了几回，可人家说，儿子读初三，必须早起。早起的儿子还有起床气，没有踢翻椅子已经不错了。看来，我还得忍一段日子。

住小镇上的君也急急地说，还有我呐，还有我呐！每天被马路上的汽车声吵得心烦的。这两年，自从小路变大路，我就没有好好睡过觉。哎，我就盼着早点搬到新家去住哩。

一时，全办公室人都被“早上是被谁吵醒”的话题吸引。

燕子说，她是被巷子里收垃圾的三轮车吵醒的。每天凌晨五点二十分，雷打不动。刚住进来时总睡不饱，也想开门跟老伯理论一番，可是一想到那是人家的工作，只好作罢。为此，她只得养成早睡早起的习惯，算是提早进入老年生活吧。

英子说，她竟是被自己的胃吵醒的。也是奇怪了，无论前天晚上有没有吃饱，胃总是在第二天那



## 艾草青青

□姚远

个时间点开始“咕噜噜”地叫，都不用设置闹钟了。她说，阳过后就这样了，也许就是新冠后遗症吧。

云儿更逗，居然说是被自己的灵魂吵醒的。她说，前一晚即使半夜十二点睡觉，第二天依然会在那个点准时醒来。总觉得耳边有个声音在叫她，醒了，醒了。于是，眼睛还想睡，身体还想睡，大脑就醒了。好在身体无恙，随它去吧。

听了那么多“被吵醒”的答案，我发现我真的是最幸福的那一个。被鸟儿们的情歌吵醒，那是何等的诗意，又是何等的幸福。红说得对！

当然，鸟儿们的情歌对我造成的睡眠影响依然存在，但是心里已不再那么苦。被鸟儿们叫醒后，我没有起床，选择继续躺在床上，闭着眼睛休息。耳朵自然是没法关闭的，那就坦然接受鸟儿们的歌声吧。我想象着，鸟儿们正在窗外举办一场音乐会，而我应该是这场音乐会的不速之客。这样想的时候，我突然觉得自己又有了偷听之嫌，心里不由一乐。我猜想，那些唱歌的鸟儿们必是又健康又勤劳，而且非常地热爱生活。不是有句俗语嘛，“早起的鸟儿有虫吃”。

可我颇为好奇的是，鸟儿为什么喜欢一大早唱歌？等人们去上学的上学，去上班的上班，鸟儿们的歌声似乎听不见了，踪影也似乎找不到了，仿佛也去什么地方上学上班了似的。教生物的史同学听了我的疑问后，先是一阵狂笑，然后才给我普及知识：原来，在清晨唱歌的鸟儿大多是雄性，它们用最好的歌声给潜伏着的配偶和对手留下深刻印象。一只雄鸟唱得越好，它对雌鸟的吸引力就越大，也更能让附近的情敌陷入自卑而飞走。

哦，哦，原来如此。说什么鸟儿给我唱情歌，竟是自作多情了。然，多情又怎样？反正，在这个春天，鸟儿们的情歌，我是听饱了。

啊，那就祝它们早日脱单吧！莫辜负天天被情歌吵醒的我。呵呵。

当春风拂过山冈，山路边艾草的嫩芽就俏皮地蹦出来了，然后一点点舒展开来。清明前后，团团簇簇的艾草郁郁青青。

三千年前的《诗经》里飘曳着艾草的影子，“彼采艾兮，一日不见，如三岁兮。”那采艾的姑娘啊，一天不见，就恍如相隔三年！这位男子思恋的农家姑娘，她流连于山野阡陌……春三月，正是采艾的好时节。

漫长的岁月里，艾草伴随人类一路走来，它与我们的日常生活关系密切。

乡人习惯称艾草为“艾青”或“青”。我想，这“青”不仅是指植物，还言其颜色。艾草初生时为青色，这是一种介于绿与蓝之间的色彩。如果仔细看，艾草并非纯绿色，它比绿要浅几分，待四五月艾草才渐渐转为绿色，春阳下郁郁苍苍一大片。

其实艾草有很多外形相似的同属种类，极易混淆。

我们用来制作点心，比如青团青麻糍之类的，通常用“板青”，这“板”就是传统食品；“板青”，意为制作板的“青”。其叶宽大，叶背有着白色毛绒，走近细闻，特殊的浓郁草香在鼻尖弥漫开来。这草的清香从遥远的古代飘来，从三千年前的《诗经》里飘来。另一种“青”也常用来制作青饼青团青麻糍的，它们贴地簇生，淡青的叶面浮着白绒，质地柔软如绒，俗称“糯米板青”，这“糯米”言其绵软吧。“糯米板青”，也称“清明草”，学名“鼠曲草”。从制作传统糕点的香气和口感而言，这“糯米板青”远不如前者“板青”来得纯正。

小时候采青时节，祖母带我去田野上采回的都是“糯米板青”。她洗净艾青，切碎嫩叶，将糯米粉拌在一起，放大锅上蒸熟，裹入香甜的红豆或芝麻馅，香软热乎的青饼青团就在眼前了……每次做好这些小点心，她都让我去分送给邻居吃。那个年代，小小的艾青点心，成了乡邻之间和睦友好的见证。

前几年去山野采回一大捧的艾青，打算自己做青饼青团之类，母亲说，我

采的不是正宗的艾青，做出来的点心不好吃。我知道“糯米板青”不入味，当时采的是尖细叶子的青，她还是说我采错了。她把这些青晒在太阳底下，几天后给我做了一个艾草枕。还记得那晚枕着浓浓的干艾草清香入睡，连梦都是甜美的。

这种用来做枕头的尖叶艾草，嫩叶其实也可以做点心用，只是和“糯米板青”一样，这两种青都没有正宗“板青”来得纯正和清香。这种“青”，大都用来灼艾治病或养生，而且可以说是“万能药草”。人们往往采来晾晒在太阳底下，然后揉成艾绒，以备日常艾灸所需。《孟子》有“犹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也”的说法。在医学并不发达的古代，艾草是不可缺少的药草，人们依赖它治病或者保健。

三四年前一场的突发的疾病，让我非常苦恼和彷徨。服用许多西药中药后，病情却没啥好转，当时心情特别郁闷。后来我的大学老师建议我，尝试穴位艾灸。起初我没抱多大希望，只是不愿辜负老师的好心，就试着买医书、找穴位、学艾灸……艾灸温经通络，提高免疫力，有很好的疗效。艾灸时，芬芳的艾草香飘飘袅袅，人紧绷的神经就完全放松下来，坚持一段时间后，感觉身体渐渐恢复了元气。

草木对人的绵绵情意，不知我们今天还能感受到吗？

五月初五端午日，这是一年里草木药性最强的一天，这天采的艾草医病去邪最有效。民间常采艾草和菖蒲悬挂于门上以辟邪，祈愿吉祥平安。南朝《荆楚岁时记》有记：“五月五日，四民并踏百草，又有斗百草之戏。采艾以为人，悬门户上，以禳毒气。”端午这天，百姓踏青、采艾草，除了斗草嬉戏，还把艾草做成成人形状，挂在门上，以祈祷消灾避祸。

“日暖桑麻光似泼，风来蒿艾气如熏”，春三月，日光明媚耀眼，田野阡陌上桑麻长势欣荣；拂面而来的暖风里，清香氤氲，抬眼望去，原来是一大片郁郁青青的艾草！